

奇谭  
night

一枚糖果

著

每只鬼看我的表情都是充满艳羡的绝望，他们无比留恋地看着我。  
恍惚中，我突然觉能活着是一种如此美妙的事，哪怕要担心会没人  
爱，会受伤，会被遗弃，会被病痛折磨，会因为分离心碎。

# 糖果 有毒

TANGGUOYOUYU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黄山书社



一枚糖果  
著

# 糖果有毒

TANGGUOYOU DU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黄山书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糖果有毒 / 一枚糖果著. — 合肥 : 黄山书社, 2011.3  
(奇谭七夜书系)

ISBN 978-7-5461-1702-7

I. ①糖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短篇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32309号

## 糖果有毒

一枚糖果 著

---

出版人: 左克诚

选题策划: **华文经典**·段洁

责任编辑: 李玲玲 郝敏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

责任印制: 李磊

版式设计: 水晶方

---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
(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政编码: 230071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: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电 话: 13653165579

---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 印 张: 14 字 数: 19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61-1702-7 定 价: 26.00元

---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◎ 蔡 骏

## 一枚糖果笔下的人

什么样的小说，才算是真正的小说？

这样的问题，就好像在问——什么样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人？

虽然，听起来有些无聊，但在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，确实有许多人，并不是人。

因此，那些“人”必须要用引号打起来。这个嘛，你懂的。

所以，在我们一不小心闯入的这个文学圈里，确实有许多小说，并不是小说。

尤其在我所熟悉的这个领域，老实说目前所能读到的大部分中国悬疑小说，只能说是故事而不是真正的小说。请原谅，我还是要再重复一下中学语文老师说过的话——

小说三元素：情节、环境、人物。

通常，如果是说故事的话，只要有情节和环境就可以了，有的简单故事连环境都可以抛弃，比如那些可以用手机传播的小段子。确实，摆放在我们书店里的悬疑小说，大多是只有情节而没有人物的小说——那里面所出现的人物，基本都是服务于情节的工具，或者说是被故事拖着走的行尸走肉，至于人物的形象也是单一枯燥，既没有鲜明的性格，也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化的，这可能也是受到架构太小的局限，比如那些在几天内叙述完的快节奏故事。

人物——真正的人物在哪里？真正能被读者记住的人物在哪里？许多故事看起来很精彩，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完的小说，为什么很快又被遗忘了？因为，没有一个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。再举个例子，为什么我们喜欢金庸小说，不仅仅是其中有精彩曲折的情节，更因为有郭靖、黄蓉，杨过、小龙女，这样能让人刻骨铭心一辈子的人物形象。这，才是我判断一部好小说与一部好看的小说的标准。

悬疑小说，能不能既有好看的故事，又有能让人记住的人物？除了最近几年我自己的创作，有意识地往这个方向发展（比如《人间》三卷，比如即将出版的《谋杀似水年华》）以外，一枚糖果的作品是做得非常成功的。

她的许多为大家熟悉的长篇小说，都塑造出了极其具有个性的人物，虽然看起来似乎有些极端，但仔细推敲却又符合现代人真正的心理——她写出了许多我们不敢写的人性的弱点，这些弱点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却又无法正视的，只有一枚糖果以其自身性格的率真，道出了这些不能说出的秘密。因此，她笔下的人物才那么有血有肉，而她的故事自然也就是为人物的命运服务的故事，看起来自然生动流畅，让许多人产生由衷的共鸣——这不正是自己内心的那个我吗？

我无意于总结一枚糖果的小说，我只想说她小说里出现的人，是真正的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人，而不是其他小说里道具似的傀儡似的“人”。即便，是她笔下所写之鬼，也同样是具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鬼——这样的鬼，才更近似于《聊斋志异》里可爱的女鬼美狐们。

人，才是小说的灵魂。



◎李西闽

## 华丽的诡魅

在写恐怖悬疑小说的作家里，一枚糖果是个异数。

长相甜美的她并不是靠自己的美貌博出位，而是靠她的文字，所以，她不是“美女作家”，谁说她是“美女作家”，那是在侮辱她。作家，应该让自己的作品说话，而不是长相。所以，我先是被她的文字打动的，然后才是其他。从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鼠皮玉人》，到现在《糖果有毒》，她的每一部作品，我都爱不释手，我从她的小说中可以找到阅读的快乐。

一本好的小说，会让读者欲罢不能。

首先是文字。无论华丽还是质朴，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字风格。一枚糖果的文字有自己的风格，那就是华丽妖冶，因为妖冶，所以魅惑。陷入她的文字，往往不能自拔。在中国当代文学里，我很少看到如此华丽，如此妖冶的文字，那么随心所欲，没有一点做作的成分，仿佛每一句话，都是她灵感流星划出的光芒，令人迷醉。

然后是故事。我一直认为，文字是小说的皮肤，而故事，是小说的血肉。一枚糖果小说里所讲述的故事，貌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匠心独运。这是她讲故事的能力，这样的故事，经常毫不留神地把你带入一个陷阱，那是她给读者挖好的陷阱，一旦掉进去，就很难逃出来。这比那些看上去精心设置的拙劣故事高明得多，可现在的

类型小说，这些拙劣故事却大行其道，像一道道发馊的菜，很难让人下咽，更不要说香味。一枚糖果的小说，因了故事的奇特，散发出一种香味，那是怪异之花的香味，有时忧伤，有时残忍，有时灵动，有时爱欲横流，有时又充满了死亡气息……一切，和她敏感而又开放的心灵有关，很多时候，我会认为，她是用她的小说，在讲述她的内心和这个残酷世界交流与碰撞所发生的故事。这就让我在阅读她怪异的故事时，找到了生命的依据，找到了一条小说和现实最根本的通道，仿佛她在怪力乱神，其实她是在揭示这个残酷世界的真相，因此，她的小说也有了深度。

无论是《鼠皮玉人》，还是《妖折》，还是《糖果有毒》，以及她所有的小说，都与众不同，这是一枚糖果让我刮目相看之处。在当下，很多作者，无论写什么小说，跟风模仿，甚至抄袭，或者神侃胡吹，仿佛不把自己说成天下第一，就会死！那些作品大都平庸，不忍卒读。一枚糖果不是那样的人，她是个用作品说话的人，其实她也不必要给自己戴上什么“第一人”的帽子，她就是她，就是埋在尘埃里，也无法埋没她独特的光芒。

《糖果有毒》是一本短篇小说集。

一枚糖果短篇小说的魅力不会比她的长篇小说差，包含了她小说的所有特质，而更有爆发力，读来更加的震撼。我觉得，能够把短篇小说写好的作家，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作家，一枚糖果做到了这点。我相信，她会继续用她华丽妖冶的文字给我们写作长篇小说，同时，也会给我们奉献精彩的短篇故事。她是个随心所欲的人，也是个热情洋溢的人，她的随心所欲和热情洋溢，会在小说里，找到恰如其分的出口，我期待着。

相信，喜欢和热爱她的读者，也在期待着。

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

就像期待一朵瑰丽的花朵永不凋谢。

2010年12月12日于上海家中

# Contents 目录

- 001 不可撤销
- 012 鬼抓替
- 024 喊魂
- 036 死亡学校
- 047 玩火自焚
- 058 爱的圈套
- 069 爱你爱到杀死人
- 079 借尸还魂
- 089 枯叶蛾
- 101 迷你杀人案
- 115 你的尸体我做主
- 127 尸情画意
- 140 死劫
- 152 死亡约定
- 163 凶灵
- 178 永远长不大
- 194 这样你就不会失眠了



# 不可撤销

## 火锅店

寒假过完，大二的生活跟大一似乎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多了些闲暇，校园门口扯着“欢迎同学们返回校园”之类的横幅。天气虽然冷，但草地在阳光的下也渐渐有了春天前奏的意味，足球场上深绿浅绿的野草一丛丛，嫩得让人忍不住想俯下身去啃一口。不怕冷的精力充沛的男生使劲秀着大腿，腿毛根根分明，跑起来虎虎生风，在寒风中得瑟着。

常丽喝着“香飘飘”，旁边放着小盒曲奇饼干，算是下午茶了，耐心地等男朋友踢完球带自己去吃火锅。学校附近新开了家蘑菇火锅，营养美味，可曹耀新说两个人去吃火锅太怪异，等踢完球叫上兄弟们一起去，刚入学时对自己的那种百依百顺现在几乎荡然无存。

常丽无聊地四下张望，眼前忽然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一个寒假不见，陈沙冰的头发由直发变成大波浪卷，棒球帽下是金色限量版的墨镜，最近大热的蕾丝裙上套着一件杏色格子薄毛呢外套，小巧的高跟鞋显得大腿足够修长。陈沙冰是隔壁宿舍的，听说家里爆有钱，硬是自己搞了个单间，把宿舍弄得跟公主房一样，到处都是粉红色的蕾丝和一大床的卡通娃娃，化妆品塞满了两个大抽屉。常丽去年曾经去参观过，结果令她瞠目结舌，陈沙冰当时还略带施舍地将几盒SK-II面膜送到常丽手里，并且说：“没事，我姑姑的家族就是做这个的，便宜。”

常丽见过陈沙冰的姑姑一次，她是新生入学时陪着陈沙冰过来的，她旁边还有一个冷艳的助理。她姑姑看人几乎要凑到人的脸上去，几近失明，所以要带个助理。作为隔壁宿舍的女生，常丽礼貌性地躲开了。她觉得陈沙冰的姑姑嘴里喷出来的是死人的腐臭味道，那个穿得雍容华贵的姑姑还说：“沙冰年纪小，不懂事，请

多多照顾包涵，有机会到我家里来做客。”

“陈沙冰，我在这里呢。”常丽走了过去，“这么早就来学校了啊！下午去吃新开业的百菌王火锅吧，六点，不见不散哦。”

陈沙冰听到有人叫她，有点儿犹豫，伸出手来握了一下，“也好……”

常丽看了看她肩膀上的包包，小小地羡慕了一下，两万八千多的新款LV，也就她舍得用。正想着，曹耀新远远地踢进了一个球，操场的少数围观群众站起来鼓掌。常丽心里顿时升起一股骄傲——怎样，我的眼光就是不错，曹耀新不仅人长得帅，学习成绩好，踢球也是一流的。

冷的时候就容易感到饿，好不容易等这场1:0的球赛踢完，已经是暮色沉沉，风钻进脖子有些冷。常丽等着建筑系球队的六个帅哥围拢过来，这几个家伙嚷嚷着让进了球的曹耀新请客吃饭。

“我订好了位置，等下陈沙冰也要来，就去吃百菌王吧，新开的。”常丽盯着曹耀新的脸。

“陈沙冰？好啊，你们系的系花，对吧。”旁边一高个肌肉男把脏兮兮的足球紧紧搂在怀里，口水在嘴角似乎要滴落下来。

“是啊，小色狼，人家说不定就在那等着你呢。”常丽瞟了一眼钟鹏，他名字斯斯文文的，一提到陈沙冰简直就像灰太狼看到喜羊羊，恨不得捉住猛啃一口。

百菌王火锅店已经是人满为患。曹耀新大大咧咧地往包房一坐，对着服务员就喊：“来一箱啤酒。”

钟鹏对正在点菜的常丽小声说道：“嫂子，快帮俺约沙沙出来嘛，一个寒假没见到了，还有，多帮我说点儿好话，以后娃儿认你做干妈，长大后孝顺你。”

常丽心里闪过一丝不快，不就是陈沙冰长得可爱，打扮时髦，家里有钱吗，用不着说这些下贱的话吧，去年一年里钟鹏送的花都可以开花店了，结果一堆白玫瑰换来一打白眼，啥也没捞着，可人家说了，沙沙生气的样子都那么美。

电话响了，是陈沙冰，常丽看了看电话，头也不抬地对钟鹏说道：“公主到门口了，你去接还是我去？”

钟鹏瞬间已经走到火锅店门口，眼睛闪烁异彩，“沙沙，这里。”

果然还是一贯的漠然和冷清，钟鹏心想，今年还要继续努力追求才行。

陈沙冰没有跟他多说话，只是跟在他后面走到包房，几个男生都起来让座，希望她能坐在自己旁边。

裸妆的陈沙冰穿着军绿色格子衬衣，白色的兔毛背心裹着凹凸有致的身体，唇彩很红，宛如喝过鲜血一般。

“美味不过蘑菇汤啊。”火锅上来的时候钟鹏帮陈沙冰盛了一碗。

常丽瞥了自己男朋友一眼，好像完全没有管自己。他的眼光只是盯着陈沙冰兔毛背心里的两只小兔子。一个寒假过去，陈沙冰越发漂亮丰腴。

“寒假去哪里耍了？”常丽夹起一块猴头菇塞到嘴里，多汁芬芳中夹杂着大自然菇类特有的鲜甜。

陈沙冰愣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去了一趟乡下。”

“你比以前更漂亮了。”常丽半嫉妒半羡慕，多半是去韩国整容了，鼻子隆得技术高超极了。

饭店的老板娘端来了许多新鲜的木耳和菌类，几个人大快朵颐，陈沙冰话不多，只是低头吃着，偶尔搭腔。

吃到天黑，钟鹏自告奋勇送陈沙冰回宿舍，其他人也不好意思当电灯泡，常丽陪曹耀新去买东西，其他人便作鸟兽散。

“可以牵你的手吗？”钟鹏走到人比较少的地方问着上学期间过无数次的话，心里祈祷着奇迹可以发生。

陈沙冰停了下来，伸出自己的手，她戴了咖啡色的美瞳，月光下的双眼，散发着迷离诱人的光芒。

钟鹏简直不敢相信，开学第一天就是自己的幸运日，白雪公主不仅愿意跟自己共进晚餐，还伸出了纤纤玉手。

钟鹏决定连续三天不洗手。

## 电影院

这次大一新生来势汹汹，人数众多，新的宿舍还没开始建。陈沙冰原本单独的一间大宿舍这学期没办法再继续拥有，需要搬出来跟隔壁的常丽一起住。辅导员张伟东小心翼翼地跟陈沙冰商量搬宿舍的事，这位公主的脾气在中文系是出了名的差，去年下半年提出来的时候差点儿没惊动校长，偏偏这种女孩儿还有那么多男生喜欢，“你看，常丽也是我们一个班的，李培之又去了国外，刚好有个空铺，最多你们宿舍我不再安排别人就是。”

常丽也附和着：“我这个人习惯很好的，你放心了。”

陈沙冰对辅导员点点头：“我听您的安排就是了。”

张伟东有点儿诧异，难道恋爱真的能改变一个女人？站在旁边的钟鹏忽然觉得陈沙冰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孤僻、泼辣，反而很懂事。

用了足足两个小时才把陈沙冰那些大大小小的东西搬到隔壁，李培之搬走以后，宿舍一直空空荡荡，怪可怕的。

常丽问陈沙冰：“这么快就答应那小子了。我看今天搬家的时候他跟中了邪似的，还叫你亲爱的，你以前不是说你不喜欢他吗？”

陈沙冰收拾着自己的抽屉：“以前的我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。”

常丽在电脑前“嗯”了一声。

陈沙冰换了睡衣在镜子前卸妆：“对了，我告诉你一件诡异的事情，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

常丽惊恐地睁开眼睛：“你说吧，但……别说太细，我胆子小着呢。”

“寒假我跟我姑到我父母墓地去上坟，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的样子，我一出生他们就出车祸死了，是我姑带我到了城市里。母亲和父亲都在我睡着的时候坐在我床边，牵着我的手，他们的手是冰冷的。”

“啊，后来呢？”

“我母亲长得很漂亮，长长的头发。”陈沙冰一边说话一边对着镜子梳头，声音幽幽的，“她说希望看到我找一个男朋友，最好是属猪的，说我的命太硬，跟属猪的合得来。我想了想，钟鹏不错，虽然去年我拒绝过他，但我要听母亲的话。我父亲却表示反对，说我一个人在世上太孤单，一定要带我走。”

常丽点点头：“父母想你了才会托梦给你，这个很正常。”

“可是你知道吗，自从乡下上坟回来后，我姑的司机在晚上莫名其妙地迷了路，车狠狠地撞在树上。我的头皮破了一大块，所以我把头发烫卷了，我猜是父亲想我去陪他。从医院出来后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这些都是医生看不出来的，我怀疑是我死去的父亲搞的鬼，很多以前的事情我不记得了，但半夜里总能看见些若有若无的影子，我根本不敢说，常丽，你会不会觉得我语无伦次，像个神经病？”

常丽安慰道：“也许是伤到大脑造成间歇性失忆，不过还好，你能记得我，不算太严重，有什么想不起来的，你尽管问我就是。”

陈沙冰看着窗外，慢慢地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，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宿舍以前就是

一个乱葬岗，很多孤单的坟就在我们脚下，窗外的东西，你是看不见的，那些奇怪的人，飘着半透明的身体，其实就在你和我的身边。”

常丽往后退了两步，捂住耳朵，“别开玩笑，我可是个胆小鬼，时间不早了，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课呢。”

“好吧，我擦完护手霜就睡嘛。”陈沙冰涂完手以后又打开一瓶精华液拍脸，“我觉得SK-II的东西还是好用，贵得有理由。”

常丽待了两分钟，拉起被子睡了。

钟鹏为了新女朋友，买了一辆新摩托车，这几个月只要不下雨，早晨必定准时在宿舍楼下等陈沙冰下楼，然后送她去教室。曹耀新用的是旧自行车，常丽觉得没有面子，埋怨归埋怨，还是心安理得地坐上去，摇摇摆摆地到教室。

陈沙冰果然如她自己所说，有时候稀里糊涂到连自己习惯的座位都忘记了。陈沙冰喜欢坐在最后一排，这样方便翘课，但这学期她却永远端端正正坐在第一排，很少迟到，从不逃课。在食堂也愿意跟其他同学坐在一起，说说笑笑，只是经常记不起班上同学的名字，也难怪，去年她根本就不跟班上同学来往。

钟鹏倒像捡了个宝似的，每回吃完饭还把饮料、纸巾、饭后水果都备齐了。他感觉他们的关系突飞猛进，顺利到邀她晚上去看电影也同意了。钟鹏知道今天上映的是恐怖片，想着陈沙冰尖叫着躲在自己怀里的情景，心头一阵得意，一旦抱着她，跟陈沙冰的关系将会产生质的飞跃。

“我也要去。”常丽央求曹耀新，“你多久没带我去看电影了。”

“看完以后别求我今晚带你上通宵的网，是恐怖片知道吧？”曹耀新本来想看场球赛，现在泡汤了。

学校的电影院人还是挺多，不少无良观众还带着瓜子入场。清洁工厌恶地提醒道：“请各位同学不要携带食物进入影院。”

学校的电影院是原来的一个老礼堂，后来改造成电影院，分上下两层，有点儿戏院的怀旧味道。

上映的是一部泰国的恐怖片，女鬼在厕所里伸出灰色的双手掐住男主角喉咙时，全场的尖叫声不绝于耳，有的是真害怕，有的是装的，这样身边的人可以有理由抱住自己。

“你的头发很香。”钟鹏根本没有心思看电影，感谢这部恐怖片的导演，让自己顺理成章地将身边美女揽入怀抱，耳鬓厮磨之间，觉得老天待自己不薄，幸福哪

怕只有几分钟，也是幸福的。

陈沙冰全身发抖，紧紧地躲在钟鹏的怀里：“好害怕。”

一旦抱着就不想放开，陈沙冰的胳膊细细的，皮肤光滑，腰肢柔软：“不怕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永远都是这样，我爱你。”

看恐怖片时表白是不错的时机。

“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”陈沙冰忽然说出一句这样的话，“不要离开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一滴眼泪忽然从钟鹏的眼角流出来。

她是善良的。之前听说的那些传闻都是多事之人捏造出来的，说什么陈沙冰有钱却吝啬，冷漠又虚荣，如果是这样，学校组织的义卖活动，她不会那么慷慨地把自己昂贵的首饰和包包拿出来拍卖，也不会一下子买下贫困山区儿童画的那些画，更不会看到外出打工失学儿童的短片时泣不成声，这些让人感动的点点滴滴，都让钟鹏觉得感慨，想知道一个女人是什么样子的，必须自己去体验，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。

钟鹏忽然觉得四周的尖叫声更大了，紧接着头皮感到一阵火辣，继而是钻心的痛，眼睛好像被火烧了一样，一阵烧焦的味道弥漫开来，是皮肉烧焦的味道。

坐在自己前排的常丽疯了似的尖叫，怀里的陈沙冰也尖叫着弹开了，一切都是火热和刺痛的交织，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觉。

电影院里乱成一团，跟电影里的情节遥相呼应，叫救命的，被踩在椅子下呻吟的，还有远远地看热闹的，亮了灯，钟鹏倒在椅子上，被几个保安抬了出去。

浓硫酸把钟鹏坐的椅子烧黑了一片。

校医指挥着护士对几个轻伤的同学进行冲洗。他焦急地指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钟鹏对校长说道：“我们这里是不行的，得赶紧转到烧伤医院去，迟了，这孩子就没命了。”

钟鹏努力地睁开眼睛，四周却是一片漆黑，周围是机器轻微的震动声，太阳静静地透过玻璃窗照着，是耀眼的阳光，他却感觉不到。

缠满纱布的手想抓住些什么，然而却垂了下来，陈沙冰坐在他身边，看了他最后一眼。

辅导员张伟东正在向警察说着什么，零零碎碎的，班上同学出了这样的大事，做辅导员的心急如焚，学生家长马上就到了，脑子里乱成一团麻：“钟鹏同学平时

在班上是人缘最好的，最近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……”

医生在病历上记录道：“患者，男，22岁，不慎被浓硫酸（98%）烧伤头部、颈部，皮肤红肿，灼热疼痛，皮肤变焦黑，并发急性肺水肿致呼吸衰竭，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0时许死亡。”

“高空投腐”事件让学校的电影院关闭了好一阵子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即使重新开张后也没有太多人敢来捧场，即便是来了也没人敢坐钟鹏生前坐过的位置，有人还传说看着看着电影，身边就会忽然出现一个满脸烧黑的男人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没人知道是谁干的，现场只找到一个空瓶子和瓶子里剩下的一丁点儿浓硫酸。

## 理发屋

再大的悲痛和喜悦都敌不过时间。夏天来的时候，钟鹏的死已经不再是新闻，有更多的事件冲淡了它。曹耀新在踢球的时候会想念钟鹏传过来的那一脚好球，别的搭档传得不那么精准，其他人都淡忘了，甚至都不想再提起这个高高的男孩子，笑起来像个天使，也不大在陈沙冰面前提起，怕她伤心。

“我能看见他，真的，即使全身都是黑的。”陈沙冰经常在半夜喃喃自语，“其实在身边的时候倒没觉得有什么稀罕，一下子没了倒觉得很遗憾。”

常丽一开始还跟曹耀新一起帮忙安慰陈沙冰，后来习惯了陈沙冰的神神叨叨，也就由她去了，谁那么有空关心别人的悲伤。

跟一个间歇性失忆的、男朋友死在自己眼前的女同学同住一室，常丽总是觉得心里怪怪的，索性经常夜不归宿，叫曹耀新带着自己到学校旁边租间小屋子住，城乡结合区，能看到绿色的蔬菜和鲜艳的瓜果，只是每天早晨要起得更早，坐曹耀新的自行车上课放学。

看着曹耀新已经过耳的长发，回到小屋时，常丽揪了揪男朋友的耳朵：“你想当猫王吗？留这么长的鬓角，吃完饭把头发修一修。”

理发店就在距离租的房子不到一百米的地方，看起来像刚装修不久的，地上头发很少。理发师和洗头妹都闲着，一人一张晚报打发时光。

曹耀新只需要把头发剪短，理发师熟练地围上白布，剪刀飞快地上下翻动。常丽在里面洗头。

“要洗面吗？”洗头妹职业性地问道。

常丽觉得那洗头妹的手在自己脸上抚摸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问道：“你的手心怎么这么粗糙，刮得我脸上很疼。”

“哦，我们做洗头这一行都是这样的。”洗头妹有点儿不好意思，“洗发水多少有腐蚀成分，搞得这双手像种地的一样。”

“嗯，没关系的。”常丽笑笑，伸头看外面的曹耀新，怕理发师剪得太短，发型对于男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东西，顺口问道，“你在这做了多久了？”

“很久了，原来我们店可不是这样，在格林春天附近，生意好得不得了，真搞不明白我们老板为什么要搬来这里，尽做些大学生的生意，有什么意思，最多看看帅哥罢了。”洗头妹的技术娴熟，按摩时常丽几乎要睡着了——如果不是听到“格林春天”这四个字。

“格林春天”是这个城市最豪华高档的住宅区，陈沙冰每个星期都要回去一次。

“你们老板就是外面剪头发的那个吧？看起来不错啊，你是不是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哦？”

洗头妹的脸上闪过一丝红晕：“不是啦，我们老板喜欢大学生，我才念到初中就没念了，而且我只是个洗头妹，一天大学也没上过，不过店开在这里也好，虽然生意一般，但我有空也可以到学校走一走，假装自己是上过大学的。”

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，常丽觉得大学也跟婚姻一样，外面的人想进去，里头的人想出来，进去发现也没什么，出来又觉得也不过如此。

洗完头发，曹耀新的短发已经理好，小伙子还是很精神的嘛，常丽夸奖了一句，让理发师给自己吹头发。

他看了自己一眼。

“我不等你了，宿舍哥们儿约着今天打游戏，你自己回去，我晚点儿回来。”曹耀新把二十块钱往沙发上一扔，没等常丽回答就走了。

“哼！”常丽有点儿气愤，怎么谈恋爱不到半年就跟老夫老妻似的。

理发师笑笑：“看好你男朋友哦。”

“得了，就他那德行，谁爱收就收了去，我省心。”常丽在他人面前总是把男朋友说得很一般。

“我看还是挺帅的，特别是剪了这个头发。”

常丽笑了，她喜欢别人夸曹耀新，比夸自己还开心。

一周以后，常丽开心不起来了，曹耀新失踪了，再找到他时，他已经是死尸一



具，全身一丝不挂地吊在学校操场角落的一棵小叶榄树上，凌晨时分被学校一个清洁工发现的。

身上少了男人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

常丽搬回了宿舍，一个人住害怕，宿舍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陪自己发疯。常丽终于明白为什么陈沙冰到了晚上会哭，会笑，会闹，原来想念一个人是如此的撕心裂肺。

“我一定要找到凶手。”常丽把自己嘴唇咬破过很多次，那种肉体的痛也许可以减轻心里的痛。

格林春天的保安很配合，在一张一百元钞票的诱惑下，常丽顺利地找到了陈沙冰的家，确切地说是她姑姑的家。

开门的是个保姆：“请问陈沙冰在家吗？我是她同学，我找她有点儿事。”

进了屋才发现，原来陈沙冰家的客厅是可以用来打羽毛球的那种大，老太太坐在一个摇椅上抽烟，手上的翡翠戒指绿幽幽的。

“沙沙很久没有回来了，说这学期功课很忙要在宿舍复习功课。我觉得这孩子变乖很多了，以前从来不知道关心我，自从寒假从外地旅游回来，经常给我做些好吃的，绿豆排骨汤熬得香香的，还给我请了保姆，真的很贴心。”

保姆对常丽说了一句：“我到楼下买点儿水果，您陪老太太聊聊吧。”

“唉，虽然她变乖了，可我还是有点儿想念以前那个刁蛮沙沙，至少以前的她是快乐的。”老太太轻轻晃动着摇椅，“她旅行回来，我总是觉得她一下子变得懂事了，但内心却很抑郁。”

常丽的汗毛都要竖起来：“寒假，不是去她父母坟地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之前打电话问她去不去，说在旅行不回来了，年都没跟我一起过，我不怪她，她觉得是我开车技术差害死了她的父母。”老太太叹息一声，“我老了，等我死了我的东西还不都是她的，这孩子……”

常丽走出了那间古怪冷清的大房子，如果陈沙冰不是陈沙冰，那她究竟是谁，对，她不是陈沙冰。

陈沙冰从来不干家务，上学期就听人议论说她的内衣内裤都是拿去校外干洗的，开学第一天跟她握手时，她的手粗糙极了，像洗头妹的那双手。

但如果她不是陈沙冰，为什么会认识自己，还记得自己住哪间宿舍，甚至知道钟鹏的一些小细节的问题。